

往事如昨

碗

■王海中

母亲很美,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母亲高中毕业,是村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高中毕业是属高学历的,气质里的墨馨书香使母亲平添了几分清高。在村里母亲很受尊重,总是处在妇女们的中心。我自然也享受着母亲的这种“荣耀”,被人争相抱在怀里,懵懂地被人祝福着。

几乎让锅台上长草的父亲能娶到我母亲,自然招致村里所有男人羡慕和嫉妒。我父亲会烧窑的手艺,父亲烧的砖瓦蓝瓦蓝的,不走样不变形,垒成墙盖成房就像一件艺术品。在我们村家家户户盖房都离不开父亲烧的砖。于是,母亲嫁给了父亲——她看中了父亲那双能给她带来幸福的手,母亲坚信父亲能让她过上幸福日子。尽管外祖母一开始就说这不是一桩好婚姻。外祖母知道“独苗”父亲身上那种遮掩不住的顽劣今后会带给她女儿什么,但外祖母更清楚女儿性子。

回忆故乡的味道往往是胃部的记忆,通过我和食物建立起来的关系,我渐渐懂了食物和我的梦想之间的紧密联系。母亲整日忙碌,收获仅仅够喂饱我的半个童年,另一半,正饥饿地奔跑在田野,在密叶中一遍又一遍扒拉着寻找野果。父亲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在窑道里一边烧窑一边喝酒,父亲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一条毛巾搭在他肩上,湿漉漉的,散发着酒和汗水混杂在一起的馥味。

随着我渐渐长大,母亲的美也渐渐褪去,双手粗糙起来,岁月开始在她的脸上刻上皱纹。还有,母亲衣服上的补丁增多,她的尊严和清高正慢慢被生

活吞噬。但母亲也越发矜持,好像在用这一点来维持她的那份清高和尊严。那个年代,物资极为匮乏,我们弟兄四个像四只张着嘴嗷嗷待哺的幼鸟。父亲整日不回家,家里的面缸已经空了。终于有一天,母亲决定让我去找父亲。

我在邻村父亲一个朋友家找到他时,他正与人喝酒。父亲面前有一张小方桌,上面摆放着精致漂亮的碗,白底蓝花,细腻光滑。父亲看到我,吃了一惊,把我叫到他身边,他从那好看的碗里夹了一块我从没见过的食物喂到我嘴里,我顿觉满嘴芬芳,香气四溢。我贪婪地咀嚼着,舍不得咽下去,那味道比树上的野果味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天吃的是肉。父亲给了我一些钱,我把钱交给母亲,并告诉她我吃到了在家里从没吃过的好东西。母亲背过身,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傍晚,我饿哭了,一次次拉着母亲的手,让她赶快做饭。母亲从床上起来,到厨房拿了一个空碗,向邻居老杨奶奶家走去。母亲双眼红肿,双手微微抖动,脸上充满忧伤。母亲从老杨奶奶家回来时,手颤抖地端着那只碗,碗里是满满的红薯面。那一晚我吃得饱,也许是饿了,也许是邻居家的面好吃。母亲什么也没有吃,早早地睡了。后来,父亲也醉醺醺地回来了。半夜,母亲便悬梁自尽了。

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脸上凝固着痛苦和悲伤。我扑在母亲怀里,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我紧紧地握着母亲冰凉的手,心中凄楚孤独而又无限茫

然。那只早已褪光了颜色的碗,似乎还带着母亲的体温,那碗里一定装满了母亲借面时的万分悲伤和难堪,装满了她对生活的煎熬和挣扎,装满了她对人生的无奈和绝望。它成了我心灵深处一块永久的伤疤,也成了我思念母亲时的慰藉。

母亲和她的美对于我来说总是轻的,轻如流水,但记忆的沉重,像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在我心头。时光像一场悠长的梦,仿佛没几年的工夫,我们就像鸟飞离了巢穴,童年的稚嫩已像蝉蜕挂在了村庄的树杈上,光阴一晃就走进了往事里。那只碗在岁月的深处慢慢长满青苔,母亲的坟茔上,明艳的阳光照在草叶上,很鲜亮。

今年春节,我偕妻子回了故乡。父母走了,老宅子一下子便没有了人气,尘泥蛛网,荒草丛生,野风恣意,乌黑的门框和板条已挡不住想进院子的任何人和物,墙脚下母亲曾经种下的几行春韭已被杂草挤于一角,枯黄的韭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站在院子里,仿佛又站在了童年里,记忆里的寻找与停泊如院里的荒草随风飘摇,神思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美丽的母亲。我对妻说,生命并不虚无,光阴老去,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人生其实就如这满院的荒草,虽然有时它们荒老衰败,但春天一来,它们又会生机勃勃,开花结籽,延续生命——它们可随处安身立命。命运对你百般刁难的同时,也在你眼底埋下了无数颗珍珠。现在我们的面前,这美好的春天不正是一颗珍珠吗?妻子点点头,紧紧地偎依在我的怀中……③22

凡人心语

梦江南

■佳田

杏花初放二月间,
春雨知时柳如烟。
诗画缥缈神来笔,
江南梦醉三千年。③22



春天里

■晨曦

当立春的脚步传来
当暮冬的残冰消融
当惊蛰的雷鸣响起
沉睡的春天已然被唤醒

一簇簇花苞
争先恐后地张开眼睛
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在微风中肆意萌动

红梅就像热烈的贵女
尽情释放火热的激情
绿梅恰似娴静的淑女
细嗅隐有暗香浮动
桃花如二八少女般娇羞
纤纤芳蕊分外婷婷

家乡的小河已经苏醒
清澈的溪流泛着微澜
鱼儿甩动着尾巴自在畅游
几只野鸭飞快地在水面掠过
河岸回荡起它们响亮的笑声

那些被冬雪掩埋的种子
被春天赋予生机
在懵懂的青春里萌芽
等待生长的梦想
在春光里开花

也有种子陷入沉睡
对暖阳和春风的呼唤没有应答
尘归尘 土归土
把自己埋葬在春天里
静待新的出发

屋后那株老洋槐又发新芽
犹记得儿时父亲种下它时
对我说“你和它一起好好长大”
它从不辜负每一个春天的约定
却再也无法与父亲在春天里重逢

光阴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如同四季轮回的宿命
莫叹物是人非事事休
不如在春天里
找寻回忆中最美的光景③22

文字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人间草木

邂逅蓝花草

■何辉

认识蓝花草是34年前的一天,那时,我还在园林学校求学。有一位教植物学的老师,很漂亮,姓蔡,在学校花草试验田里种植了一片蓝花草。第一次见到蓝花草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后来经蔡老师讲解,才真真正正知晓了她。

蓝花草,别名翠芦莉,是一种抗逆性很强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地墨西哥,后在世界各地广为栽培。蓝花草花色优雅,花姿美丽,为园林绿化花草中的佼佼者。蓝花草花型呈喇叭状,叶似柳,茎如竹,花朵多为蓝紫色,少数为粉色或白色。

去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沿着沙颍河北岸散步,在河堤上邂逅了几株蓝花草。我小心翼翼地来到她的身边,只见蓝紫色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摆,仿佛在向我招手。那种蓝紫色仿佛将人带入一个清澈、浪漫、充满梦幻的世界,给人一种神秘感。当时,我就想起一位当代诗

人写下的诗句:蓝花草艳绽芬芳,姹紫嫣红秀美妆。百态千姿花欲醉,修得静态向朝阳。

我想永远留住这几棵蓝花草,便邀请认识的一位小画家来到沙颍河岸边写生。那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经过他一天的辛勤创作,一幅形象逼真的蓝花草呈现在画纸上,主角是蓝花草,背景是沙颍河大桥。一位赏花爱好者看到这幅画,大为感慨:“周口这几年变化真大啊!天蓝了,水绿了,环境更美了,有了蓝花草的衬托,河堤也变得更美丽了……”没想到他也认得蓝花草。说起话来才知道,他在自家门前花池里也种着几棵蓝花草,长势喜人,自赏自乐。听说这家女主人特别喜爱蓝花草,或是男人爱屋及乌吧,后来也爱上了蓝花草。蓝花草渐渐长高,夫妻俩恩爱爱,精心呵护着她。

后来的几天里,蓝花草一直在我脑海中闪现。因为自己是学园林的,就开

始查阅有关资料,学到了种植蓝花草的具体方法。蓝花草可用播种、扦插、分株等方法繁殖,大约在植树节后进行播种。选择通透性好、富含养分的土壤作为播种基质,播种前将底水浇足、浇透。因种子细小,需要掺些细沙,均匀播撒。播种后加盖塑料薄膜,保持湿度和温度。还可用扦插和分株的办法进行繁殖。

春天来了,我已经准备好六个花盆,想种植一些蓝花草,为阳台增添几分色彩。如果种植成功,也可以赠送给亲朋好友,让蓝花草点缀家庭、点缀阳台,给人带来大自然的温馨和美丽。

看到蓝花草,我又想到蔡老师在学校时常常朗诵的王安石的词:“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如果能到学校故地重游,该有多好啊!

可惜呀,因为学校合并,百年的园林学校已不复存在。不知道蔡老师现在还好吗,那片蓝花草长势又如何。③22

